

漫人·漫事·漫笔(四十五)

水墨漫画与何韦

●徐鹏飞

上世纪70年代末,报纸恢复刊登漫画,《工人日报》的表现尤为突出,成为发表漫画作品最多的报纸之一。其中,“工人的画”专栏定期让漫画佳作亮相,而其他版面也几乎每日都有单幅漫画与读者相见。这一盛况得益于该报拥有一位杰出的策划者——美术部主任何韦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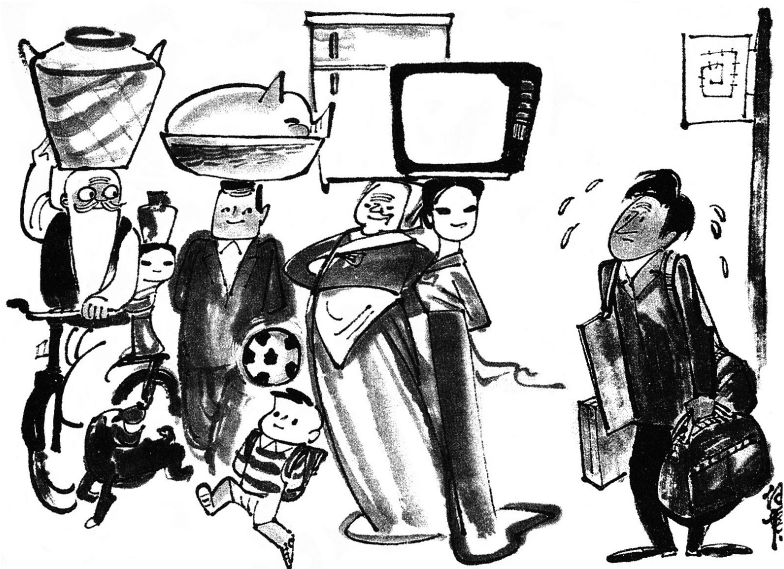
何韦先生不仅是知名的漫画家,还是漫画评论家与活动家。因此,《工人日报》经常举办漫画展览、比赛及讲座等活动,与全国漫画作者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首次踏足北京,便专程拜访了《工人日报》美术部。何韦先生平易近人,谈吐风趣,让人瞬间感到亲近。

他热情地展示了东德漫画杂志《桌镜》,并分享了国外漫画界的诸多见闻,令我眼界大开!

何韦先生更是“水墨漫画”这一创新概念的先驱,他不仅提出这一概念,还身体力行地实践。上世纪80年代,他便为北京某画廊贡献了自己的水墨漫画作品,并携手几位漫画家在该画廊举办了小型展览。1992年,他更是策划组织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与《工人日报》联合举办的水墨漫画展,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艺术欣赏体验。

如今,虽然水墨画创作者众多,但不少人追求速成,疏于探索求定,导致作品缺乏漫画的精髓,既非纯粹的漫画,亦非深刻的水墨画,两者皆失。



头上功夫

何韦

贼挨揍

●高自发

俗语“只见贼吃肉,没见贼挨揍”,犹如一面多棱镜,深刻映照出世态炎凉与人性的多面性。它超越了成功与挫折的表象对比,直指人性中“趋利避害”的本能。人们往往乐于目睹他人的辉煌成就,却对成就背后的艰辛与泪水选择性地忽视。

吃肉与挨揍,恰似成功与失败的生动写照。吃肉象征着人生的高光时刻,人们乐于分享这份喜悦,正如社交媒体上频繁晒出的幸福瞬间,鲜少有人展示困境。而贼挨揍,则是失败的隐喻,如同遭遇挫败后的沉默与回避,少有人知晓其详情,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未曾发生。

然而,正是这些鲜为人知的

“挨揍”经历,铸就了个人坚韧不拔的意志,磨砺了勇往直前的勇气。成功学的讲述,虽不乏夸张,但核心在于唤醒安于现状的心灵,提醒追梦者:每一份荣耀背后,都藏着无数次跌倒与重新站起来的坚韧故事。

“没见贼挨揍”的表述,虽带有一丝对失败与苦难的强调,实则揭示了它们的不可或缺。诚然,无人渴望失败与苦难,皆向往一帆风顺。但面对难以避免的挫折,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知与接受勇气。珍视那些看似黯淡的“挨揍”时光,学会坚持与自省,在逆境中寻觅光明,在绝望中播种希望,这才是生命最为宝贵的财富。

伴着泪水的微笑

——辛酸幽默一瞥

文/瓜田

图/王成喜

带泪的微笑,是从段子内容角度做的分类,与构造幽默的技巧无涉。先上个段子:

几个城里人到乡下旅游,见到一个母亲正在给孩子吃方便面。

城里人马上善意地劝阻道:“这东西可不能常给孩子吃啊!这东西对孩子健康恐怕……”

孩子母亲答道:“哪能经常吃啊?这不是孩子过生日了嘛,作为生日礼物买了一包,已经答应他好久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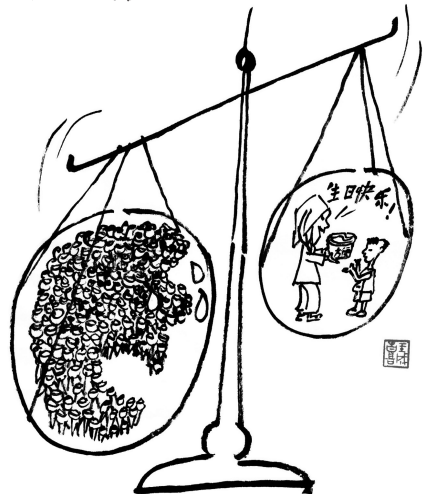
在“不能常给孩子吃方便面”这个问题上,孩子的母亲与游客是有共识的,但内在逻辑却是截然不同。游客们的出发点,是方便面乃垃圾食品,对健康有害。而孩子母亲的不能常买,却是因为没有钱,只能孩子过生日的时候给他尝尝。孩子母亲的回答,令游客们惊愕,也令读者们惊愕。然而,连方便面都买不起,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。孩子母亲的回答造成的强烈反差,刚刚让我们报以苦笑,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这就是带泪的微笑了。

西北某偏远地区,孩子们没出过远门,信息也就比较闭塞。

一次,老师讲到城市里的马路上画有“斑马线”,是行人过马路的标识。学生问老师:“什么是斑马?”老师说:“非洲有一种马,身上长着花纹,一道黑,一道白,一道黑,一道白,很好看的!”全班同学哄堂大笑:“老师净瞎说!哪有这样的马?”老师百口莫辩,无法弄一匹来给学生看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北京某部门扶贫,要把这个班的孩子拉到北京参观学习。孩子们完成了北京的各项活动之后,老师特意把他们带到动物园,让他们亲眼看看斑马。老师仔细地观察着孩子们看斑马的反应。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研究了半天,最后对老师说:“老师,这些马的斑纹,画得真逼真,就像天生的一样!”

上面的段子,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真事。令人们发噱的是,学生们到了北京,见到了斑马,仍然顽固地认为,斑马身上的花纹是画上去的。如此的固执,是很可乐的。但我们的笑,仍然是苦涩的。我们并不是笑话孩子们的孤陋寡闻,而是孩子们的闭塞刺痛了我们的心。有的朋友会善意地劝阻我们讲这种段子,怕不小心伤害了某些群体的心灵。对此,我不敢苟同。我认为,可笑的不是这些孩子们,而是整个社会。是社会没有给孩子们充分观察世界的机会,才导致了这个结果。几十年来,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坚持认为斑马的花纹是画上去的孩子,怕是越来越少了把。



半个世纪前,农民很少进城。只有在交完公粮后顺便到城里卖点菜,总是来去匆匆的。那时候,规模大的商店,大多都有一个落地的座钟。这个钟摆很长的大座钟,很气派,不但整点会响,半点时也会响一声,动静很大,很悠扬。一次,一个农民办完了事儿,到一家大商店逛逛。他推开弹簧门,刚站稳,在墙边立住扁担,就听“当”的一声,吓了一跳。他惊惶地喊道:“不是我打的,这不是我打的!”

这也是改革开放前的一个段子。当时农民进城的笑话,在高晓声的《陈奂生上城》中,刻画得生动极了。几十年过去了,农民对城市不再陌生,他们也有了智能手机,在他们参与建设的城市,不会再闹笑话了。但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,人类的认识总会有点滞后,闹笑话是正常的。

一提到带泪的微笑,人们就自然会想起美国作家欧·亨利。欧·亨利是营造带泪的微笑的好手。他的名篇《麦琪的礼物》是短篇小说的经典。小说写了一对贫苦夫妻甜蜜而又苦涩的爱情。圣诞节前夕,妻子卖了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漂亮长发,为丈夫的金表配上一条表链。而当她把表链送到丈夫面前时,却发现,丈夫卖了金表,为她美丽的长发买来一套盼望已久的玳瑁发梳。《警察与赞美诗》中苏比的遭遇,更是匪夷所思。流浪汉苏比被严寒所迫,想犯个罪到牢里过冬。他几次三番惹是生非,却总是进不了监狱。正当苏比受到教堂的感化,想走正道,寻找新生的时候,警察却毫无道理地把他抓走了。

这种带泪的微笑,让人在苦笑之后,心头涌起苦涩和辛酸。人们为主人公啼笑皆非的命运而感慨,揪心。含泪的幽默否定的不是小人物身上的缺点或者弱点,它的矛头直指社会的不公平,散发的是人性的光芒。莫泊桑的《项链》也是此类佳作。

幽默沙龙